

夏威夷媒体 APEC 峰会期间报导法轮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 APEC)峰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举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十二年的迫害，呼吁制止迫害。平和的抗议活动吸引了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的采访报导，夏威夷当地的报纸、电视台和网络新闻媒体也对此做了大篇幅报导。

夏威夷网络新闻媒体 Civil Beat 在 APEC 会议期间共报导了三则关于法轮功的新闻，其中一篇以《中国记者不会报导法轮功抗议行动》为题，描述该记者在夏威夷国际媒体中心与中国记者的对话，所有来自中国的媒体记者都提到“在中国，新闻是受中共政府监控的。报导法轮功议题是被禁止的，如果报导中说错话，随时会丢掉工作。”夏威夷当地电视台 Hawaii News Now 记者 Brooks Baehr



图：Hawaii News Now 记者 Brooks Baehr 表示，法轮功不伤害任何人，不敢相信（在中国）会发生如此惨烈的迫害。

表示，人人都有信仰自由，法轮功不伤害任何人，真不敢相信在中国会发生如此惨烈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表现不仅吸引了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也使夏威夷当地的警察、民众深受感动。警察们说，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他们不相信有良知的人会迫害这些善良

的人。女警凯西在一旁静静看着法轮功学员炼功，并悄声说：“真是太优美、太平和了。这根本算不上抗议，什么话都不用说，在我眼前的这一切就是最强有力的真相，太震撼了！”

许多路人表示支持法轮功，有民众和商家看到法轮功学员顶着烈日讲真相，送来矿泉水和防晒油表示支持。

十二日傍晚，法轮功学员在威基基的街道上集体炼功。优美祥和的炼功场面成了夏威夷的一道美丽风景，许多民众当场学炼。

旅居美国多年、在国内从事律师相关行业的张先生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很兴奋，他说，他跑遍世界各地，都看得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国外这么多人都炼，证明法轮功深入人心，有很多好处的，对身体好，对思想的净化，因为真善忍事实上是非常美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禁止呢？这在中国禁止，但在世界各国不但不被禁止，而且很多人都加入，这是很好的。”◇

从澳洲到天安门

（明慧记者华清悉尼采访报道）十年前的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三十六名来自英、德、法、美、加、澳等十二个国家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展开写着“真善忍”的横幅，为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而呼吁。数分钟后他们遭到中共警察逮捕，有的被殴打。世界各地主流媒体都纷纷采访报道了此重大事件。

他们当年为何而去？他们现在又在做什么呢？当年去天安门的莫娜(Myrna Mack)和凯(Kay Rubacek)两位女士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只为告诉你：法轮大法好

凯以前患严重的背痛和颈痛，不得不辞去工作，四处就医。尝试了各种医疗方法，付出了昂贵的医疗费，仍不见效。走投无路之际，一九九八年八月，她遇到了法轮功，生命从此开始了阳光普照。在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纽约庆



图：拥有幸福家庭的凯（右二）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法轮功真相

祝活动中，她说：“即使用一天的时间，也说不完法轮功带给我的益处。”凯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讲话，还生了一对健康的儿女，是法轮大法给了我这一切。”

亲身体验到法轮功的美好，二零零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凯和另外三十五名西人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广场，告诉中国的人们：法轮大法好！

凯谈到：“当我（回来后）把在中国的迫害经历告诉我做生意或社会活动中认识的朋友，他们（转下页）

“党报”编辑部见闻

——流言堆积的“1400 例”

（大陆来稿）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我曾在某“党报”编辑部看到这样一幕：几个记者刚从监狱回来，说是“采访”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记者讲到自己如何诱导及警察威逼要该站长攻击法轮功，结果不遂。于是某记者说：“要他说这句话，他怎么都不说，就说是他说的（这句话）好了。”第二天，一篇以该站长的名义诋毁法轮功的报导就见报了。

这些记者去之前已按“党报”的要求写好了初稿，所谓“采访”，只是利用某人作所谓的活证据，为“党”的需要造势。后来，见识了越来越多的被中共媒体编排的“就说是炼法轮功的”事例，如：

一九九九年七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转下页）

从澳洲到天安门

（接前页）感到非常惊讶，象我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两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以及在社会上有良好地位和声誉的人，竟会在中国受到如此迫害。我告诉他们，这么多的中国警察被洗脑，他们以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迫害。”凯特别举了一个例子：

“在一个夜晚，那个女警察把我和另一名西人法轮功学员从天安门派出所送到一个会议中心，在汽车上，我坐在这个女警察身边，每次我试图和她说话时，她都告诉我‘闭嘴’。最后我说：‘我从澳大利亚悉尼赶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告诉你：法轮功是好的。你真的以为我会闭嘴？’她不再打断我说话，并专注地听。她被那些真相惊呆了。”

迫害促使我去展示真相

莫娜说，“我去天安门，是想让更多的中国民众看到：法轮大法不仅限于中国人修炼，而是已传播到世界。任何中国人都有权利去修炼，他



图：十年前，三十六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告诉中国民众真相

们不应该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酷刑折磨致死。”谈到修炼感受，莫娜说：“和不同的法轮功修炼者交谈后我明白，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做好人。按照‘真、善、忍’修炼，是能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我要求自己溶于‘真善忍’原则，尽我所能去做一个好人。”

莫娜说：“回首（十年前的）那一天，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应该做的事情。”她说，“中共以谎言污蔑法轮功，误导民众，伤害这个善良的修炼团体。我认为这场迫害是一个非常大的污点，会对整个中国带来不利影响。”从天安门回到澳洲后，莫娜和凯一直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而努力。◇

谁扼杀了他们生的希望？

据悉，二零一一年十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脑科医院又发生一起病人跳楼事件，病人从五楼跳下，据说被抬走时已无抢救价值。前两年，该院也发生过病人跳楼身亡的事故，那人只有三十多岁，只因无钱治病从重症监护室跳楼自杀，令人惋惜。

其实，各地因无钱治病而自杀的都不少。昂贵医疗费，普通百姓承受不起，而很多病又无法治愈，所以有些人就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蝼蚁尚且惜命，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谁扼杀了他们生的希望？

追本溯源，现在人们被中共几十年来灌输了“无神论”、“一切向钱看”等等种种变异思想，使世风日下，道德急速下滑。中共挑起的一次次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使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任，互相伤害，落井下石，坑、蒙、拐、骗、偷横行。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水污染、毒奶粉、地沟油、毒大米、假药、假烟、假酒等，都在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人们不去想根本原因或知道原因也在消极承受着，得了重病就得想方设法治病吧，而现在的医疗水平有限，对很多疑难病无能为力。

然而，却有许多医院治不了的危重病人得到了神奇康复。仅举几例：

九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十六年后因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图：著名歌唱家关贵敏



图：汪志远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贵敏，演唱及录制过上千首歌曲，曾被评为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唱演员。一九八三

（接前页）哈尔滨第四医院，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是炼法轮功炼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象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

就这样，一桩栽赃法轮功的假戏出台了。哈尔滨市《新晚报》发表文章，并配有照片（李淑贤的母亲抱着她），题目为“练‘法轮功’练出个活骷髅”。文章中李淑贤说：“法轮功把我坑苦了，是共产党挽救了我，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

由此，李淑贤受到“免费治疗”，可是病情却不断加重，全身抽搐，最后被医院强制出院，不久身亡。

然而，李淑贤演的假新闻在哈尔滨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播出，又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播出。

另一例“魏家杀母案”，是于二零零零年经由辽宁盘锦市电视台造假报导的。事后了解到，报导中被杀的老年人以拣破烂为生，其女在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钱给她，她就将母亲杀害了。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杀人者出主意：“你就说是你炼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制造打压法轮功的借口，在媒体上抛出了“1400例”，欺骗民众说1400人炼法轮功炼死了。上面的几例，都在“1400例”中。“1400”例就是靠这样的谎言堆积而成。

年，三十九岁的关贵敏歌唱事业正达高峰，却意外发现罹患乙型肝炎兼早期肝硬化。为了治病，他休养一年，四处求医，找偏方，并尝试各种气功，但都未见好转。一九九六年春天，在朋友的介绍下，关贵敏开始学炼法轮功，一年左右，身体痊愈了。

汪志远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工作，却身患世界五大绝症之一的“渐冻人”病，无药可医，但是参加法轮大法学习班的第一天，他就感到全身舒畅，发生了一系列神奇现象，如：体内滚滚热流涌动，（接第三版）

河北涞水县妇女十多年来屡遭绑架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涞水县一位普通妇女因为修炼法轮功，不断遭到涞水公安人员绑架、抢劫、勒索。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二日遭绑架后，被非法送河北石家庄女子劳教所“转化”迫害。下面是这位妇女的自述。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二日，涞水县明义乡派出所梁得志、涞水公安局戴春杰领一帮恶人到我家抢劫，抢走我大法书籍十七本，手机两部，照相机一台、粮补卡、扁嘴钳、印章印油等东西，并将我绑架到明义乡邪党政府关押。

晚八点，我被放回家后，夜里十一点，又将我绑架。绑架过程中，我的脚被扭伤，到骨科医院医生诊断要打石膏，明义乡恶警不但不许医生给我打石膏，还把我强行关押在涞水公安局，不给吃，不给喝。晚上八点，便连夜将拖着伤痛腿的我，送到河北石家庄女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恶警逼迫法轮功学员“写四书”，强迫看污蔑大法的电视，每天强制法轮功学员装有毒的澡



巾，检查的来了，劳教所恶警就叫把有毒的澡巾藏起来，检查的走了，再叫拿出来装。每个班上都有包夹，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许说法轮功，上厕所都的喊报告，后面还要跟上包夹监视，每个班上都安有监控器，每个礼拜被强迫脱光衣服进行邪恶的安检。吃饭时间只有十分钟，饱不饱都的站起来踏步，不踏，恶警就骂。

石家庄女子劳教所恶警侯俊梅、吴燕、刘燕，每天骂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的人们成了恶警发泄、取笑的对象，肆无忌惮地迫害。过大年那天，恶人赵素伯逼迫我们看电视假新闻，我们不看，他就问我为什么不看？我哭了，我说过年了，孩子见不到自己

的妈。赵素伯说：那你们不在家好好过日子。我说：说谁不好好在家过日子了？谁愿意来你们这，是你们用车把我拉来的。

因为我不看电视邪说，我被关进禁闭室，禁闭室是用海绵包的，再用布绷好，打人时外面听不到打人的声音，赵素伯边用脚踹我边骂，你写了“四书”不承认，我说写了“四书”作废，不算数。

历尽一年的魔难，二零一一年，我才从劳教所回到家中。

多次被勒索、绑架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我被勒索一百元钱。

二零零一年腊月，李景合、李维志等人把我从家中绑架到明义乡派出所。还没到派出所，他们就用脚踹我，到了派出所，恶人用笞帚打我，叫我跪在砖头上狠打，笞帚打散了，就用木棍打，脸打肿了，屁股被打得青紫棒硬，睡觉不能躺，只能爬着。丈夫看见我被打成这样，当时就昏了过去。明义乡恶人逼迫我骂大法师父，不骂就打。这次迫害，我被勒索四百三十元钱，并且家人请他们吃饭，才将我放回家中。

二零零二年，明义乡恶人恶警又到我家抄家，抢劫了我的大法书籍。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正在地里干活，由于恶人构陷，明义乡张建成带人到我家抄家，并勒索我现金七百元。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涞水公安局、明义乡派出所又到我家抄家，并将我绑架到涞水县招待所洗脑班迫害，十三天后，我被勒索二千七百元后放回家中。

二零零六年春天，我再次被涞水县公安局绑架一天，被勒索现金二百元。

二零零八年正月二十一，涞水县公安局戴春杰又领人将我家的电视接收锅、电视、手机、粮票十六斤、大法书籍、户口本等一并抢劫，说怕我进京上访。◇

（接第二版）莫名地持续流泪，一路上多次找厕所大量小便等；修炼三个月的时间，身体状况完全恢复正常，一度六克的血色素（不到正常男子的一半）也都正常了（而人的血细胞周期需要一百二十天），体重从一百一十多斤恢复到了一百五十多斤。

《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听说此事来采访汪志远先生，记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看到汪志远正在跑步！

还有一位山东法轮功学员投书明慧网讲述她见证的奇迹：“前不久的一天下午，丈夫突然呕吐不止，经医院检查确诊为多发性脑梗，要住院半个月。我告诉医生没有医保，不住院。晚上八点回家后，他就开始听法轮功师父讲法录音，第二天学炼五套功法，炼功几天不但脑梗

好了，心绞痛也好了，折磨他三十年的顽疾、皮肤病不翼而飞。他的皮肤病是上火得的，痒起来钻心，身上层层疤痕，晚上从来没睡过好觉，衣服一脱就开始挠，没有药能治，修大法一身顽疾不治自愈。亲朋好友无不感叹大法的超常与美好，现在婆婆、大姑姐、小姑妹已走入法轮功修炼。

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修炼法轮功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都可以使人身心健康，只因中共的迫害和恶毒诬蔑，使很多人即使得了重症也不敢炼法轮功，不敢承认法轮大法好，失去了得救的机会。

中共对法轮功真、善、忍的迫害，破坏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社会资源，伤害的是全体中国民众的身心健康。您还能说迫害法轮功与您无关吗？（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父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家族颇得小镇人的尊敬，祖上也有一些家业。但是却因此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祖母为了养活几个孩子，偷偷地做点小买卖，被抓去坐了三年牢，罪名是搞“资本主义”。父亲第一年考大学，成绩非常优异，但是因为一个“地主”的帽子就没被录取，于是到小煤矿里做苦力，第二年再考。又是很优秀，也被录取了，但是却没有进京读书的盘缠。家族里勉强凑了点钱，在上火车的时候，父亲才发现在送行的人中，没有了含辛茹苦的祖母。很久以后才得知他的那张火车票有相当一部份竟是祖母卖血换来的，那一天因为失血过多，祖母昏倒了。

后来父亲娶了我的母亲，于是灾难也就降临到了母亲身上。党要求母亲与祖母划清界限，要求母亲把祖母从家中撵走，母亲拒绝了，因为良心。

母亲说：老人去女儿家，你们就让女儿单位的领导逼她女儿赶走她，现在老人来到儿子家，你们又要我们把老人赶走，你们究竟要把她赶到哪儿去？为此，母亲每次都被抓出去斗，因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所谓的“讲政治”。

文革后，母亲说，一切都结束了，大家再也不会象文革时那么傻了。我相信了。后来到了八九年六四学生要



不是政治 是良心

求惩罚贪官污吏的请愿，父亲单位刚分来一个研究生，偷偷跟人提起六四就流泪，他说他的室友就是那天被打死的，只是那一天，就在那一天，他写完了毕业论文，想出去看看热闹，去了天安门，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六四，小镇里一个小伙子被北大勒令退学了。身为领导的父亲想聘用才华横溢的他，但是其他领导都不同意，因为中央有令，五年内任何单位不得聘用这些人。

我的心在哭泣，我知道历史又在上演那一幕了，只是对象不同而已。昨天是我的祖母和父母亲，今天是他，明天可能就是我。

我希望那是最后一次了吧。但是看到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批斗，我知

道那架“整人、搞政治”的机器又在运作了。我眼前又浮现出小时候母亲拉着我的小手，流着泪告诉我，看，那整墙整墙的都是揭批你妈妈的大字报。现在已经不用大字报了，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造谣诬蔑，足以把人搞得要多臭有多臭了。

家父家母现在过着恩恩爱爱的晚年生活，虽不富有，但是很踏实，因为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些人说我的祖父母是地主，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祖父只是一个教书先生。

那些人说我的祖母搞资本主义，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祖母只是做了点小买卖糊口。

那些人说我的母亲阶级立场有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赡养父母天经地义。

那些人说法轮功如何如何，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我的朋友中就有炼法轮功的人，他们是我尊敬与信赖的朋友。因为我的亲戚中就有炼法轮功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从这个功法中的受益。

中国的民众太老实了，当权者逼迫他们“讲政治”，还随意利用“政治”这顶帽子打压老实的人们。（文／凌寒）◇

自焚谎言如三聚氰胺

中共一直在通过课本对天真的孩子洗脑。以前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竭力抹黑，胡说什么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在“品德与社会”课本中，用中共自编自导的自焚谎言栽赃法轮功。

中共的课本虽然打着“品德”的幌子，但中共官员们贪污淫乱，是品德最恶劣的团伙。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喉舌媒体中充斥着谎言，市场上泛滥着假货。而其课本里的谎言，恰如毒奶粉，三聚氰胺毒害着孩子的身体，自焚谎言则毒害孩子的心灵。

中共的课本称：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刘思影，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妈妈刘春玲的带领下，来到天安门广场自焚。

然而，此谎言不久即被华盛顿邮

报的报道所揭穿。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的调查报告，文中提供的事实包括：（1）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2）刘春玲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3）刘春玲殴打老母和幼女。

以上说明刘春玲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教人向善，提升道德，法轮功学员绝不会殴打父母，也不会做三陪这种卖淫的工作。可怜刘春玲和小女孩刘思影被中共利用，成了中共造假的牺牲品。

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此后不断有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和平、理性地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好，澄清真相。国际媒体多次报道，很多百姓也越来越倾向于

同情法轮功学员。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难以为继，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演“自焚”丑剧，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假戏，漏洞百出，仅举两例，如：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的刘思影，在手术后四天就带着插管声音清晰地接受采访，还有兴致唱歌，完全违背基本医学常识。又如，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等待着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这显然是在拍戏。

大陆的家长对毒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已有所戒备，对课本中的谎言毒素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谎言在孩子的心中播种仇恨，会给孩子的人生带来恶劣的影响。希望家长和教师们能看清真相，让孩子在一个正常的学习氛围中健康成长。（文／飞鸣）◇